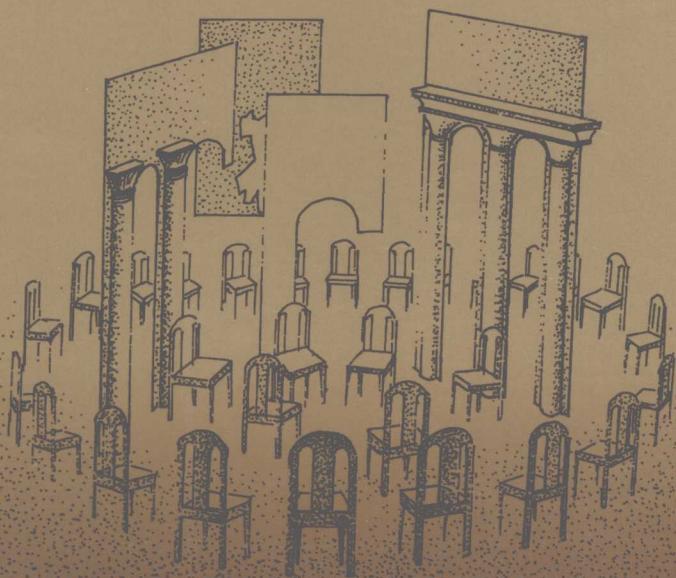




百年经典

(上)

二十世纪中外音乐歌舞

主编：王洗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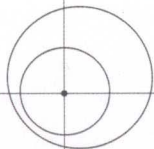
作家出版社

百年经典 (上)

主编：王洗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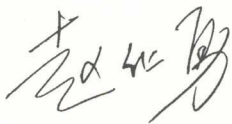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中外音乐歌舞

作家出版社



当你打开电视、当你拥有这份24K 镀金的VCD珍藏版时，我们会发现：中外著名的艺术家的优秀作品绚丽多彩地展示在我们眼前，他们既离我们有些遥远，又似乎离得很近，仿佛是一条艺术长河，展现、记录、叙述着历史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优秀的艺术作品，将会激励熏陶我们一代又一代人。

出品人：中央电视台



题赠旋转舞台

弘扬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吕骥

一九九七年四月

吕骥：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著名音乐家

愿旋转舞台多组织
艺术性高的作品为
广大群众服务

李德伦
一九九七年
四月廿四

李德伦：著名指挥家

传播与转型
——论中国舞蹈
——恪守《旋转舞台》的
自我定位

资华筠 97.4.19.

资华筠：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著名舞蹈家

為創造有中國特色的
藝術精品作貢獻
中央電視台旋轉舞台
李煥之
丁丑年
集日題

李煥之：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著名音樂家

让古今中外的杰出
音乐家音容长在
题赠旋转舞台

吴祖强

一九九四年四月廿六日

吴祖强：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音乐家

赵安



赵 安：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副主任 文艺部主任

这本书其实我已经先睹为快了。三年来每一期节目的台本我都逐字逐句看过——说实在的，还没有一个栏目让我这么用心审看。

常有人向我抱怨“现在电视太浮躁”，每次我都建议他们看看《百年经典》；也常有人跟我要《百年经典》的带子，说它很有史料价值——我希望它的价值不仅于此。



王洗平

王洗平：栏目主编 制片人

从《百年经典》建组的第一天起我就对创作人员说：“要耐得住寂寞。”

在将近三年的拍摄时间里，他们为此放弃了很多，我从心底里感谢。“我们也得到了很多。”这是那天关机饭上最感动我的一句话，因为它出自那么年轻之口。

预先就知道《百年经典》不会大火，但一定很有价值，它的价值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都会体现。这是我们坚持的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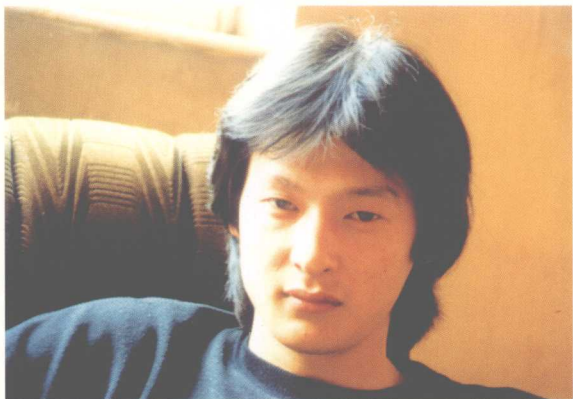


刚毅

刚 毅：撰稿

40集《百年经典》写下来，我的书架整整宽出一面墙。有时候望着层层叠叠这些书都觉得不可思议——要不是《百年经典》，我怎么可能在三年里读掉这么多专业书？

我是学中文的，对艺术没有系统了解——不过那是以前，现在我可以毫不心虚地说：“谈20世纪音乐歌舞，我唬外行没问题！”



韦大军

韦大军：导演

我还清楚地记得1998年7月1日，那是《百年经典》开机的第一天，从此《百年经典》诞生了。那天晚上收工回家，我又迎来了一个新生命——我的女儿韦一。她竟出生在那一天。

后来第一期节目获得星光奖，我不知道这是女儿带给我的还是我送给女儿的——最好礼物。



吴海悦：导演

海悦

拍摄《百年经典》过程中，我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

那是1998年9月，为拍第15期中的两首歌我打算采访曲作者刘炽。恰好这个时候一个大晚会占用了《旋转舞台》的时间，《百年经典》顺延两周播出。时间宽裕了，我就先忙别的去了。一忙就是一个月。

10月24日，我从报纸上看到：“作曲家刘炽昨天逝世……”

我想，没拍成的那组镜头有多珍贵，这个遗憾就有多大。



廖筠

廖 筠：导演

《百年经典》播出时间有变动的时候，是办公室观众热线最繁忙的时候，电话只有一个内容——询问改动时间。记下后他们就轻轻挂断了。

《百年经典》的观众多是这样——喜欢就看了，觉得好就接着看，不热心表达。

有一次出差去武汉，有人知道我是《百年经典》的导演就问：“你们节目能不能制成光盘？我们很少有固定时间看电视。”

这些表达很冷静，但我感到很温暖。



屠 樱

屠 樱：导演

《百年经典》的最后一期是我拍的。最后一天，摄影棚里不约而同来了好多组里人，大家东摸摸，西看看，拍了很多照片。第二天景片就要拆除，再也找不到一点《百年经典》的影子……

我发现我们这帮人挺古典的——古典的情感，古典的作派，片子拍得也挺古典，不知道这是我们的优势还是局限。



李 跃

攀 跃：舞美设计

第一期的舞美设计图是八张，一个节目一场景：最后一期是一张。没有偷工减料，要表现的内容越丰富，设计似乎越得简约、抽象——这是我的体会。很幸运，《百年经典》充分尊重了我的创作。

如果将来我出“舞美设计集”，《百年经典》肯定会有入选。



齐亚洲：灯光设计

“用灯光营造出历史的递进感。”这是总导演对《百年经典》灯光设计的要求。

第20期的串联是在1999年夏天最热的时候拍的，那几天连续高温，40多度。因为同期录音，不能开空调，灯光一打，摄影棚温度高达50多度。主持人不停地补妆，有几次孔洁的眼镜都给汗水冲歪了……大家嚷着：“能不能关上几个灯？”我说：“不行，那就又回解放前了！”